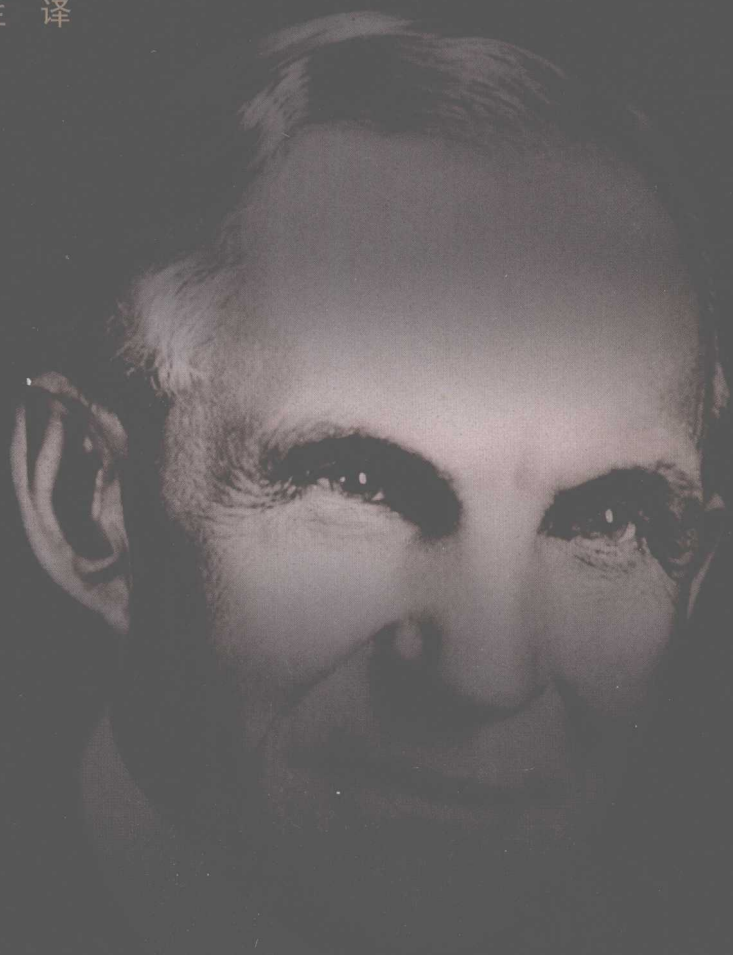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彼得·科利尔、戴维·霍洛维茨 著
于海生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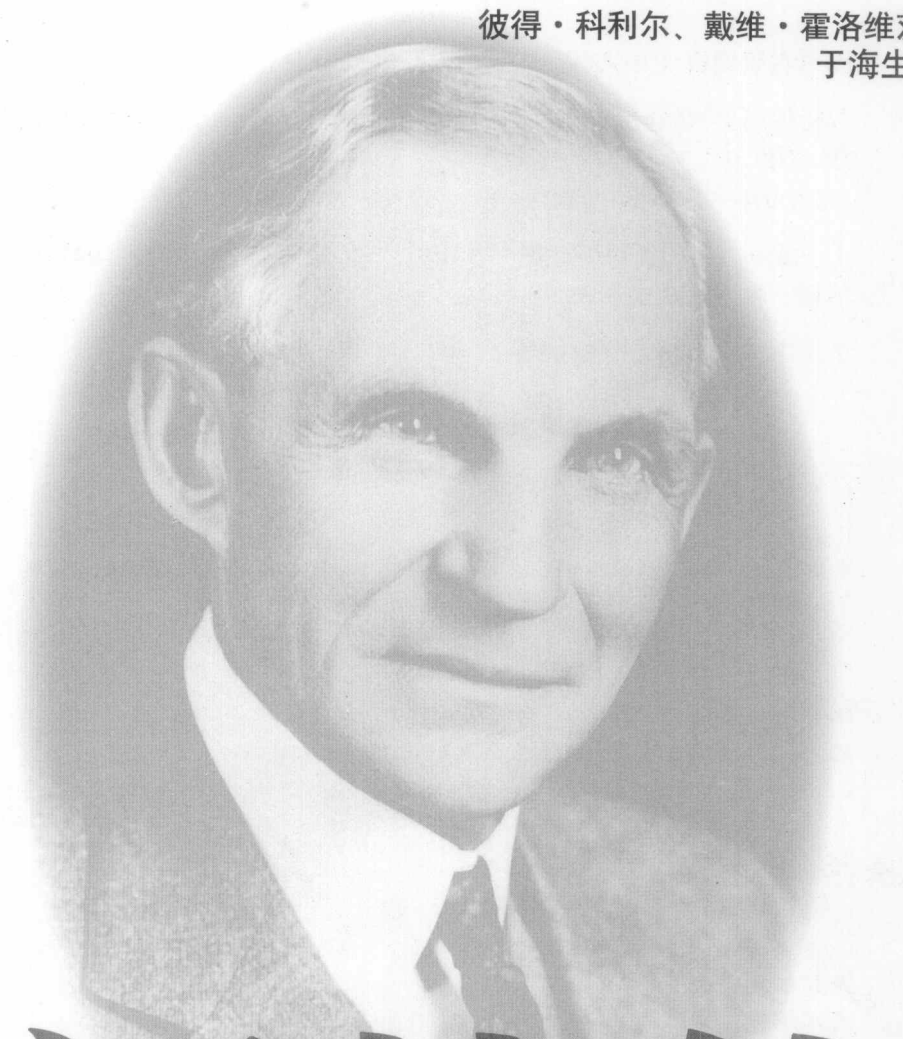


福特传

The Fords: An American Epic

华夏出版社

彼得·科利尔、戴维·霍洛维茨 著
于海生 译

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Henry Ford, an elderly man with white hair, wearing a suit and tie,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. The portrait is framed by a soft, oval vignette.

福特传

The Fords: An American Epic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福特传/(美)科利尔,(美)霍洛维茨著;于海生译.-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8.9

ISBN 978-7-5080-4840-6

I. 福… II. ①科… ②霍… ③于… III. 福特,H.(1863~1947)-传记 IV. K837.125.3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14624 号

The Fords: An American Epic

Copyright © 2002 by Peter Collier and David Horowitz

Published by Encounter Books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8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 reserved.

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 Encounter Books 授予华夏出版社,版权为华夏出版社所有。
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。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08-1479

福特传

[美]彼得·科利尔 戴维·霍洛维茨 著

于海生 译

选题策划:陈小兰

责任编辑:陈小兰

出版发行:华夏出版社

(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 电话:64663331 转)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圣瑞伦印刷厂

装 订: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

开 本:700×1000 1/16 开

印 装:25.25

字 数:450千字

插 页:2

版 次:2008年9月北京第1版

200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 价:49.00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序 言

底特律，1896年6月4日。

午夜过后，笼罩着一座小院的夏日薄雾渐渐散去，在小院的工作间里，亨利·福特仍在那个造型奇特的机器前紧张地忙碌着，作着试车前的最后准备。这个机器让亨利无比痴迷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可说是占据了亨利一生的时间。在大多数类似的夜晚，菲力克斯·朱利恩老人也会来到这里，坐在房间的角落处，带着敬畏的心情，默默注视着福特辛勤而紧张的装配工作。朱利恩老人就住在福特家的隔壁，负责为他打扫工作间，以便给机器组装腾出更大的空间。作为底特律爱迪生照明公司的总工程师，福特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里，经常看到朱利恩独自坐在工作间一角，凝视着这个怪模怪样的机器慢慢成形。在老人那种好奇而又热切、似乎是迫不及待的目光里，亨利总是匆匆吃完晚饭并开始工作。但是，现在，就在这至关重要的夜晚，老人不知为何决定提前上床睡觉，他也由此错过了即将发生的伟大的历史性一幕。

大约凌晨两点钟，亨利和他的朋友吉姆·比肖普结束了工作。连续两晚未曾睡过觉的福特，看上去憔悴不堪，不过，他那凹陷的灰色的眼睛，却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他发明的这个机器，终于到了接受检验的时刻。当他操纵机器向门口开去时，却碰到了——或许是他身上那种理想主义的气质使然——机器做得太大了，无法通过工作间的那扇门。福特毫不犹豫地抓起一把大锤子，在砖墙上砸出了一个洞。

亨利后来把这辆车戏称为“婴儿车”——它有一个轻便的底盘，上面安装了四个自行车的轮子——而眼下，他即将把这辆车驶进茫茫夜色中。说它是“婴儿车”，这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比喻，它体现了福特在童年时期，就具有的那种独特的创造力，如今，它像一个婴儿一样正在迅速成长。在随后的几年里，福特曾以初为人父的那种惊喜莫名的口吻，不知疲倦地反复讲述这件事。随着这个故

2 福特传

事被人们一再地说起，它变得越发耳熟能详，最终，它就如《圣经》中那则“创世纪”神话一样简单、平常而自然：

天下着雨。福特女士披上了一件大衣走到外面。比肖普骑着自行车走在前面，提醒那些马车夫，要随时注意在未来一个钟头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。我打开了阻气门，飞轮旋转起来。马达开始轰鸣，“噼噼啪啪”地震动起来，我爬上汽车，开动了油门。汽车在那条小巷的石子路面上颠簸着前进。比肖普骑着自行车引路，不断提醒那些马车注意安全。我们沿着格兰特大街前进，一路开到了华盛顿大道。后来汽车停了下来。我们发现，一个点火器熄火了。我们作了一番修理，汽车又开始前进，最后开到家里。我和比肖普都躺倒在床上，打了几个盹。接下来，福特女士给我们准备了早餐，我们吃过早餐，又像往常一样去上班了。

第二天，亨利首次让妻子坐上了他的汽车。在过去几年里，克拉拉·福特也做出了很多牺牲：她请求当地的五金商店“网开一面”，将他们的信用消费最高额度增加了15美元，这样，她的丈夫就能够购买更多的机器零部件了。有时候，她还帮助亨利进行汽油发动机实验，当丈夫在冰冷的小院工作间里，不分昼夜地辛苦工作时，她每每为他的健康感到忧虑，而现在，她已经爬到汽车狭窄的座椅上，两只手紧紧地抱着他们两岁的儿子爱德塞。她那张稍显拘谨的圆脸和抿起的嘴唇，几乎完全被帽子和面纱遮住了。在铺满石子的街道上，当他们结束了惊险的旅行回到家里时，他们的房东威廉·雷福德，正站在伯格利大街这座房子的前面，对小院工作间前天晚上遭到的破坏表示愤慨。当亨利向他介绍了这种不用马拉的车辆，而且上气不接下气地解释了它的奇妙之处以后，雷福德立刻转变了态度，他不仅拒绝了福特提出的修补那面破损的砖墙的提议，还坚持要将开口扩大，以便这个四轮机器可以方便地进出。

在这个星期的其余几天，福特开着他的车子，走遍了整个底特律。吉姆·比肖普像一个旗手一样，骑着自行车走在汽车前面。他在各家沙龙和商店前面停下来，鼓动人们出来观看，但要看好他们的马匹。有一天，这辆小汽车把一个男人撞倒在地。福特关闭了发动机，下车查看受害者的情况。那个不幸的人躺在地上，身体卡在汽车的前轮和后轮之间。福特弯下腰，和他商量该怎样解决这件事：是应该再次开动马达，让车子从他身上驶过去，还是把车子抬起来挪到一边？后来，另一个男人出现了，他帮助福特抬起汽车，把它从俯卧在地上的那个人身上挪走。那个人站起来，把身上的尘土拍打干净，接受了福特的道歉，就离开了。他是有记录以来的汽车事故的第一个受害者。

在随后几天，看到这个奇怪的小汽车一路发出“砰砰”的声音，沿着狭窄

的街道来回穿梭时，人们有时会冲着他大喊：“疯狂的福特！”这是因为福特以疯狂的激情和创造力，发明了一种不用马拉的汽车，他也由此给自己赢得了这一绰号！不管他在哪里停下来，人们都会飞快地围住他的这一发明，兴奋不已地对汽车反复端详和审视，福特不得不用链条把车子锁到灯柱上，他担心有人把车开走。“是的，疯狂，”他有时会这样说，并用食指敲打着自己的太阳穴，“像狐狸一样疯狂。”

在他的汽车问世的第一个周末，亨利就开着它，去了他出生的家庭农场。克拉拉坐在他的旁边，抱着仍穿着娃娃装的爱德塞。道路在春雨期间形成深深的车辙，而且尚未填平，这导致小汽车歪歪扭扭地行进，一侧的车轮陷入四轮马车碾压出的坑洼地，另一侧的车轮却高高地行驶在地面上。他们在路上停下过几次，以便调整熄火的发动机，最后，这趟 10 英里的旅行，花了一个多钟头时间。当他们到达农场时，克拉拉和爱德塞跳下车，亨利让其他家人坐到车上体验一番。亨利的妹妹玛格丽特一直记得，她当时坐在福特的车里，感受到的是“神奇的速度，还有一种眩晕感”，不过，她事后觉得，这只不过是她聪明的哥哥制造出来的“又一个有趣的玩具”。

只有一个人拒绝乘坐亨利的汽车，他就是亨利的父亲威廉。儿子当年放弃了农场事业，这给他带来过不小的伤害。和其他的兄弟不同，亨利似乎很难安定下来，因为他过于迷恋那种无须马拉的汽车。在 33 岁的年纪，他其实已经到了中年的边缘，除了他自己，他的父亲还有其他人认为，这意味着他是一个失败者。威廉·福特不声不响地站在门口，看着那个噪音很大的机器卷起一阵阵尘土。很快，邻居们都从农场那边跑过来，想看看这里出了什么事。十来个人站在那里，先是大致看了看汽车，接着，又略带怜悯地看着威廉·福特，他们惊诧于“疯狂的亨利”奇特的行为，因此，他们不能不对他表示同情。

最后，亨利对克拉拉说：“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吧。”便把他的发明物开回了底特律。

回到伯格利大街，他站在汽车顶部，让人给自己拍了一张照片。这辆手工制作的机器，似乎显得弱不禁风：它的喇叭是用一个门铃做的，控制方向的机械是用一只船舵做成的，样子看上去就像是一种新式的“变种”的机器。福特戴着一顶礼帽，留着小胡子，略带嘲讽意味地回眸注视着相机。尽管他创造的这种机器，给现代化工业世界带来了一种“原罪”，但无论如何，他是一种新的发明的主人，也是有着单纯的愿望的汽车创始人，他即将步入并且永久改变人类的历史。

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，也即在他让汽车完全走入美国人的生活之后的很长时

4 福特传

间里，福特始终是一个谜。对有些人来说，他是一个简单的人物，只是被错误地看成是一个复杂的人物；对于另外一些人而言，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，只是他的天才被错误地涂抹上一层简单的色彩。在一段时期内，他是一个典型的乐观主义者，他怀揣让人类的生活变得尽善尽美的愿望，并且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，而他的这一目标，正是美国从先验主义时期就产生的人类生活的一大主题。后来，他成了一个典型的“怪人”，他破坏了他无比热爱的工业世界（尽管这个工业世界是以他为首的开拓者亲手缔造的）的秩序，并且以冷酷的态度去对待它。尽管如此，不管他的个人形象如何，他始终都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公民，在他的有生之年，他的言论，他的行为，都能够使他取代美国历任总统，而占据国家各大报纸的头版。

亨利·福特造出了他的第一辆汽车。接下来，又诞生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公司——福特汽车公司。这个企业存在于世的时间，远比他的生命更为长久。福特汽车公司使他的家族成员变得富有，但也给他们带来过伤害。它使他们成为这个国家的工业贵族的佼佼者，也使他们相继变得四分五裂，所有这一切，使得福特帝国的发展过程或是一幕喜剧，或是一幕闹剧，或是一幕悲剧。

目 录

序 言	1
第一部分 疯狂的亨利	1
第二部分 “魔鬼亨利”	173
尾 声	377
后 记	387
译后记	395

第一部分

疯狂的亨利

要想确切地说出，他究竟是帮助过我们，还是给我们造成了伤害，恐怕需要一个世纪的时间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没有让我们驻足不前。

——威尔·罗杰斯



在

生命的后期，作为世界上最富有也最有争议的人物，福特曾雇用过一些宗谱学家，协助调查他的出身情况。约翰·洛克菲勒以及其他一些杰出的工业家——他们在短时间内，就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——也曾经探询过他们的过去。他们急于知道：他们在这个新大陆的成功，是否与其生长的土地有着某种渊源？但是，福特感兴趣的，并不是寻找到某些显赫的祖先（他甚至对这种动机嗤之以鼻）；他需要解决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：是什么样的家族遗产，造就了后来的他？这种遗产与他的成就之间，是否有某种因果关系？还有，他是谁？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

调查以爱尔兰为中心展开——在那里，在1847年的“土豆饥荒”最严重的时期，他的祖父母约翰和托马斯伊娜·福特，从一个英国人的庄园上被驱逐出来。那个名为“迈达默”的庄园位于英国考克郡，他们此前是庄园的雇工。他们的长子威廉当时21岁，当饥荒来临时，基本上已经自立的他提醒家人：他们在爱尔兰没有前途，哪怕将来有一天，即大饥荒结束之时，他们的命运也难以改变。就这样，当春季刚刚到来时，他们决定移民国外。他说服家人首先行动，并帮助他们做好了出发前的一切准备。然后，他把自己的一整套木工工具放到一个堂兄的马车上，坐着马车赶往班顿火车站，上了一列开往昆士城的火车，并在昆士城和先行出发的家人会合，搭乘一艘定期邮轮前往美国。威廉中等身高，浑身都是力气，他长着一双灰色玛瑙似的眼睛和一张表情严肃的面孔。按照爱尔兰人的习惯，考虑到他的父亲还在世，他当时仍被长辈们叫做“孩子”。然而，他俨然是这一对人马的领导者，听他指挥的不仅包括他的父母，还包括他的弟弟亨利和塞缪尔，他的姐妹丽贝卡、简、南希和玛丽。

就像被塞入定期油轮——可怕的“棺材船”——的其他绝望的爱尔兰人一样，福特一家也经历了一场悲剧：托马斯伊娜在途中病故并且就地海葬。不过，

他们和大多数到达美国但仍保持着爱尔兰传统的移民不同：一方面，他们是新教徒，是来自萨默维尔地区的英格兰人的后裔，16 世纪后期，英国女王为了安抚这个麻烦不断的民族，让一些英格兰人在爱尔兰定居下来。按照传统，这些英国自由民——其中就包括福特家族的祖先——到达考克郡以后不久，就在班顿郊外竖起了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：

土耳其人、犹太人和无神论者都可在此居住，
其中绝不包括罗马天主教徒。

他们和当地爱尔兰人的关系一向不睦，很快，就在这两行字的下面，有人用潦草的字迹，给出了这样的回答：

写下上面两行字的人真有一副好心肠，
因为同样的话也写在地狱的大门之上。

与福特家族的情形相似，许多爱尔兰人即使在本国居住，也仍旧生活得如同局外人一般，所以，当他们来到美洲大陆以后，对于故土及其生存方式，并没有展示出过度的怀恋。他们的生存策略，就是迅速适应美国人的生活。威廉·福特一家人，与同船的其他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的不同之处在于：他们的逃离，不完全是一种悲剧。也是为了寻求某种希望，他们更加向往独立和富有，美国对于他们而言，更像是摆脱悲剧的“避难所”。多年以前，他们从威廉的叔叔塞缪尔和乔治的信中，已经间接地感受到了那块陌生的土地可能带给他们的希望。他们的这两个亲属，在 15 年前就来到了美国，他们在信中描述了美国的原始森林、个人权利和廉价的土地。

但是，福特一家人和离开故土、来到美国的其他爱尔兰人更大的不同在于：他们没有像后者那样，一俟到达波士顿和纽约，就在当地定居下来，并且加入雇佣劳动者大军，住在拥挤的贫民窟公寓里，被迫接受当地混乱的政治体制的管辖。相反，他们坐着牛车继续前进，然后乘船沿伊利运河行进，最终到达底特律，又从那里到达邻近的小城第尔本，他们决定在那里买下一块土地，实现自给自足，从此过上带有强烈的个性化的生活。

具有传奇色彩的塞缪尔叔叔和乔治·福特叔叔，在第尔本迎接了威廉一行人的到来。他们早已在此定居下来，而且拥有大片土地。当他们于 1832 年到达第尔本时，这里还是一块有着茂密丛林的未开发地带，鹿、狼和熊等各种动物奔走其间，印第安人也会神奇地出现在林中空地上，有时候，他们会好奇地走进定居者居住的木屋，用手指摸一摸屋内物品，然后，又像刚出现时那样极其迅速地撤离此地。在 1847 年，第尔本这座小城已经有了自己的铁路，还有一条后来直

抵芝加哥、被称为“密歇根大道”的木料铺就的公路，不过，当时的第尔本就像是一座人烟稀少的边疆城市。当威廉一家人到来时，在第尔本地区，已经有了数十个福特家族的成员。塞缪尔和乔治也都有了家庭，而且成员众多，因此，同样的名字——这是欧洲大陆的居民使家族关系变得更加紧密的一种方式——总是重复出现，以至于地理位置、居住地、外表形象和父系血统，都被用来区别彼此的身份。正像这个家族的一个成员后来所说的那样，“这里有大萨姆、小萨姆、萨姆叔叔、威廉家的萨姆、亨利家的萨姆；那里有红头发乔治、住在山上的乔治、‘狐狸’乔治；还有亨利叔叔、汉克、威尔大伯、约翰家的威廉，等等”。新来的威廉，被冠以“南面的威廉”的称呼，因为他的父亲在他们到来不久就购买的那块 80 英亩的土地，就位于一个同样叫做威廉的堂兄的土地的南面，而后者则顺理成章地成为“北面的威廉”。

福特一家在第尔本定居不久，威廉的弟弟亨利，就离开家去了加利福尼亚，他是被那里的“淘金热”吸引过去的，他渴望在短时间内发财致富。他给家人写了几封信，字迹潦草不堪，显然是费了很大力气才写成的。在信中，他以庆幸的口味，描述了他不必像过去那样，需要再次忍受密歇根州寒冷的冬天的愉快心情：“我喜欢加利福尼亚的气候。冬天，你在这这里的山上见不到雪，夏天也叫人很舒服。”弟弟的信中透露的浪漫的情怀和兴奋的劲头，一度让威廉心猿意马，不过作为长子，他对于家庭负有更大的义务。他和父亲一道在土地上劳作，为了还清购买的 80 英亩土地而欠下的 350 美元债务，他曾经到密歇根中央火车站做雇用木工。当全家人完全在第尔本这块肥沃的土壤上扎根以后，威廉才开始考虑他自己的事情，并通过各种途径去挣更多的钱，以便购买一块属于他自己的土地。19 世纪 50 年代后期，他为他的邻居农民帕特里克·奥赫恩做各种零碎杂活。

当初，奥赫恩离开考克郡的费兰镇以后，几乎是和福特家族的乔治和塞缪尔在同一时间来到美国的。不过，他的经历似乎有些曲折——他先是加入英国军队，后来开了小差，逃到了魁北克，又从那里坐渡船来到底特律。就其拥有的土地而言，奥赫恩和妻子玛格丽特当时算是相当富有的（到 1850 年，他们的土地的资产估值，可达 1 000 美元左右），不过，他们却感到自己很“贫穷”，因为他们一直不能够生育子女。后来，他们听说有四个孩子成了孤儿（这几个孩子的父亲威廉·利特考特——一个比利时的移民，在给一座房子铺设屋顶时，失足从上面掉下来摔死了），就收留了其中一个孩子——3 岁的玛丽，并且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来抚养。

当威廉·福特最初在玛丽·利特考特的养父母家里做工时，那时的玛丽有十三四岁大，很快，她逐渐成长为一个动人而成熟的少女。她拥有“棕色的头发和

黑色的眼睛”——她的女儿玛格丽特后来写道，“她的仪态和气质，以及她活泼开朗的天性，让每一个认识她的人都过目难忘。”玛丽的这些特征，显然给威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尽管比玛丽大14岁，但他还是坚持等到玛丽从当地的苏格兰移民学校毕业以后，正式向她求婚。婚礼在1861年举行，婚后不久，他们请人画了几张画像。玛丽看上去很年轻，她那张略显骄矜的面孔，透露出一种内在的力量和含而不露的情感。威廉显得瘦削而英俊，他有一头杂色卷发，留着整齐的胡子。他的眼睛是那样清澈，似乎是经由制作动物标本的“剥制术”而移植过来的。

威廉·福特从这场婚姻中，不仅得到了一个妻子，也得到了一笔财产。帕特里克·奥赫恩以较低的价格，把他最好的91英亩的土地卖给了他的女婿（因为他知道，他和妻子将和新婚夫妇生活在一起）。奥赫恩还特地协助威廉盖起了一座漂亮的二层小楼。玛丽在前院种上了常绿植物，在院子左侧栽了一棵桃树，在右侧栽了苹果树。生长在院落中间的一棵高大的柳树，可以为房子遮挡住中午的阳光。

当他们齐心协力地经营家庭事业时，第尔本这座小城也在成长。它的地平线开始被烟雾笼罩，这些烟雾既来自底特律大大小小的工厂，也来自货船上数不清的烟囱。这些货船一刻不停地穿梭于休伦湖与伊利湖之间，船上装载着从密歇根北部半岛开采的铜矿石，以及从半岛上的原始森林砍伐的木材——这些货物价值数十亿美元，已经超过了1849年涌向加州的淘金者从那里带出的黄金的总值。当时，美国各个州之间正在发生战争，空气中弥漫着模糊不清、却明显可以感觉得到的战争的狂热。威廉的堂兄亨利，也即塞缪尔·福特的儿子，在第尔本军乐团吹奏横笛，这个军乐团的成员，都蓄着菲尔·谢里旦（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方军队的著名将领。——译者注）的八字胡或者亚伯拉罕·林肯式的胡子。作为利特考特家族的成员，在孤儿院长大的玛丽的两个兄长都参加了联邦军队，他们在弗莱格里斯科堡战役中并肩战斗，其中一个在战役中牺牲，而另一个，因为一颗子弹击中他的来福枪的枪柄而负伤，两个手指头在第一个关节处被截除。

在战争时期，威廉·福特致力于开发他的家庭农场。他种植牧草和小麦；饲养猪、牛和马；他种植蔬菜，烤制熏肉，从枫树中提取糖浆，并制造各种木器用于出售。他是住在第尔本的福特家族第一个买得起有篷四轮马车的人，这是他事业成功的标志之一。进入中年时期，他成为一名教会执事和治安官，而且，作为一名市政委员，他曾接受底特律市政府的派遣到克利夫兰，调查这个城市的交通工具应当如何改进，如何从马拉大车向有轨电车过渡。

威廉也成了一个父亲。玛丽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，不幸的是，孩子在1862

年降生不久便夭折了。玛丽第二次怀孕以后，预产期是在次年夏天，因此，在那段时期，夫妇二人充满了期待和焦虑。在1863年7月30日这天夜里，威廉从床上爬起来，赶着马车出发，找来了助产士格拉妮·霍姆斯。几个钟头以后，一个男孩降生了，威廉给他起了“亨利”这个名字，这和威廉的弟弟的名字相同——后者早已放弃了通过淘金发大财的希望，不过仍旧住在加利福尼亚。随后出生的孩子，都以“威廉”作为名字的一部分，包括约翰、玛格丽特、简、威廉和罗伯特，男孩子们的出生，尤其扩大了未来的福特家族成员的数量。但是，他们当中任何一个，都无法让威廉忘却头一个孩子出生时，带给他的骄傲和伤痛。

亨利·福特在早期回忆录中，曾这样提起他的父亲：

在我的生命中，我记得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父亲带着我和弟弟约翰外出，去看一棵高大的橡树上的鸟巢。约翰当时很小，还不会走路，父亲抱着他。我两岁大，已经能够跟在他们身边跑了……我记得那个鸟巢里有四颗鸟蛋，我还看见了那只鸟，听见它在歌唱……我后来记得的事情就是：那年夏天，我得了疟疾，那是在1869年，我当时六岁大。上午还很正常，到了下午，我先是发烧，接着便浑身打冷战……我清楚地记得，我见到过红头啄木鸟、燕子、雷鸟和知更鸟。我的外祖父（奥赫恩）告诉过我，那些鸟都叫什么名字。

在亨利的梦想和记忆中，父亲威廉·福特是一个对他有着重要影响的人，是父亲培养了他对大自然深沉的爱，这种爱，贯穿了亨利漫长而复杂的一生。在亨利看来，父亲是一个善于自省、性格坚强、严于律己的人，虽然他后来和父亲有过矛盾，经常发生冲突。相比之下，较之父亲，母亲甚至更加严谨和克己。她对于生活本身极其严肃的态度，以及她那满是格言警句的大脑，在亨利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他认为母亲是一个极具洞察力的人，而且总是强调“责任”和“事业”这样的字眼。“你必须为自己赢得享受的权利，”玛丽·利特考特·福特经常说，“没有付出，就没有享受。”她的训诫，对亨利产生了显著影响，以至于他整个一生都牢记母亲的忠告。当有人问起，他的母亲是怎样的一个人的时候，亨利总会一字不差地把母亲的话重复一遍（“生活中有许多事情是你不愿意做的，”母亲经常这样对他说，“你承担的责任可能让你感到沉重、难受甚至痛苦，但是，你必须完成它们。你可以为别人感到遗憾，但你一定不可以为你自己感到遗憾。”）。亨利后来说，玛丽·福特是“一个罕见的女人，她是那样爱她的孩子，甚至不在乎孩子们是否爱她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只要能让我们感到幸福，她愿意付出一切，哪怕因此而得罪我们也在所不惜”。

在福特很小的时候，母亲就教他读书写字。后来，福特开始每天拖着步子，摇摇晃晃地到那所只有一个大房间的苏格兰移民学校去上学。不过，他可不是一个天才。他上课经常走神儿，而且是个淘气包，正如在青年时期，他最好的朋友，也是他的邻桌的爱德塞·鲁迪曼在给他的一封信中所写的那样：“你还记得我们过去在学校里偷偷递纸条的事情吗？我们设计的字母那样奇特，连我们的老师都认不出来！我还清楚地记得，有一次，普鲁科特小姐让我们俩坐在教室后排的角落里，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好孩子。我想，她想改造像我们这样的顽童，根本就是徒劳的。”若说这所学校的教育对福特产生过什么影响，那恐怕就是福特接触到了《麦克菲读本》，这本励志书告诉人们如何通过实践，培养出强烈的责任感，这和母亲对他的教育如出一辙。就像母亲的那些名言警句一样，这门关于“责任”的课本，也像钉子一样，深深地楔入了福特的脑海深处。

在母亲严厉的管教下，亨利变得沉默寡言，性情十分内向。他后来回忆说，小时候，生活在他眼里仿佛具有某种神秘色彩，他总是从个人经历中寻求某种神谕。童年时，他曾在一个加拿大拳击手的指导下学习拳击（这个拳击手当时在他父亲的农场工作）。这个人用布团儿做了一个“脑袋”，把它固定在一个篱笆柱上，又在上面画出了人形，然后，他让亨利和他的弟弟们使尽最大的力气，对着耳朵上方的太阳穴猛击。不久以后，亨利就有了实践他的本领的机会。“在学校里，一个男孩把我的午饭踢翻了，我踹了他，他开始追打我，”亨利后来回忆，“一个女人从窗口处探出身子，看见了这一幕，她大声喊道，‘你去揍那个小子，不然我也会揍他的’。听到这话，我转过身，一拳打在那个男孩的太阳穴上。他被我一下子打趴在地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使用过那种拳法。”

还有一件事是他很早就知道的，那就是：他不喜欢农场生活。亨利总是硬着头皮去做那些农活，但总是心不在焉。不过，对于不得已而为之的这种令他厌恶的农场差事，他以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早熟和老练，形成了一种“人生哲学”：“在农场上总是有太多的工作要做，但是，考虑到最终的收获，这种付出也并非毫无价值。”事实上，他对别的问题更感兴趣——万物是怎样产生的？什么使万物处于运动状态？看到水壶在炉子上沸腾，他就去问父亲，把那个冒出蒸汽小孔堵住会怎么样？他对威廉·福特草率的回答并不满意，于是，他自己找到了答案，他把水壶的蒸汽孔堵上了。结果水壶发生了爆炸，滚烫的水喷溅到墙上，水壶的碎片扎伤了他的面颊。他在学校里也进行过类似的“实验”，同样引起了可怕的后果。在一次极为危险的实验中，他把一台汽轮机在学校的篱笆墙旁边组装起来。汽轮机达到最大的转速后，小锅炉发生了爆炸，一大块碎片撞在一个男孩的肚子上，把他砸翻在地。还没等亨利意识过来，学校的篱笆墙已经燃起了大

火，并且烧得干干净净，威廉·福特后来不得不替学校重新换上新的篱笆墙。

这些检测蒸汽能量的实验，当然会给亨利乃至其他人带来危险，但更大的危险，却是来自亨利对上帝的“大不敬”，因为在一段时期内，他过于迷恋手表的拆卸和组装，甚至放弃了周日做礼拜的事情。有一次，他在星期天和朋友去教堂做礼拜。路上，朋友和他打赌，说他不会安装手表。亨利一听这话，中途便折回家里，把他的手表拆卸开来，清洗了一遍，又把零部件重新组装起来。他这次打赌打赢了，却错过了去教堂的机会。

威廉·福特对亨利热爱机械的本能给予了一定的支持，但仅限于一条原则：他的一切实验，都要有益于农场工具的改进；他不喜欢那些似乎是“纯科学”的东西，虽然他允许儿子在家里建立起一个工作台。家里的其他孩子，对于亨利的行为都嗤之以鼻。当他们得到新的玩具，尤其是带有发条装置的器械时，都不会让亨利碰它们，他们知道，亨利可能会把玩具拆卸得七零八落。一个邻居戏谑地说：“福特家里的每一台时钟，一看见他走起来，都会吓得全身发抖。”亨利对于各种机械的热情，丝毫不亚于他的弟弟约翰和威廉对体育运动的热情，他经常花整整一天的时间，步行走到底特律，只是为了到那里的五金商店转上一圈，看一看那些制作手表的工具。人们都称他是一个“奇怪的家伙”。似乎只有母亲理解他，而且完全支持他。她称赞亨利是一个“天生的机械师”，还允许亨利把她的缝衣针改造成用来修理手表的螺丝起子，或者是把紧身胸衣上面的小配件改造成小镊子和小钳子。

在亨利13岁那年，威廉·福特到费城参观了“百周年纪念博览会”，自从二十多年前来到美国以后，这是他第一次远离家门。这次博览会，充分展示了美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善于发明创造的能力，它给全国各地的业余发明者和专业发明家带来了莫大的激励和启发。当他回到家里以后，亨利就缠着他问个不停。父亲描述了他在机械大厅里看到的那些蒸汽机、汽车以其动力车床的样子。但是，他没有提起一样更有可能引起亨利无限兴趣的东西——在展览会侧厅摆放的依靠蒸汽运转的内燃机，其中一台内燃机为一台展览用的印刷机提供动力，而另一台内燃机，则为展览厅的水族馆做抽水之用。

就在同一年，玛丽·福特第九次怀孕，第二年春季之初分娩。威廉这次叫来了一个医生，而不是像往常那样，总是会把助产士格拉妮·霍姆斯请来。经历了长时间痛苦的分娩过程，孩子并没有顺利降生。孩子被埋掉以后，玛丽自己也生病了，持续高烧。几天后，她也死去了。

威廉的妹妹丽贝卡——现在已经是丽贝卡·弗拉赫提夫人了——从底特律赶来，帮助照顾这个失去了亲人的家庭。亨利感觉到，他失去了人生中一个宝贵的

东西。他强烈地感觉到，只有像母亲一样理解他对于机械的爱好的人，才能够重视和尊重他的所作所为。他使用了一个比喻，来描述他当时的感受——他说，福特家的房子，当时“就像是一只没有主发条的手表”。他此时充分意识到，他和家里的其他人是多么不同！没有任何人提醒过他，他和其他人的差异，传达的是一种独特的禀赋和力量。亨利越来越陷入封闭状态。他认为，父亲对母亲的死负有责任，因此，他对父亲怀有某种怨恨。他们时而发生冲突，时而和好，这成为他们父子关系的主要基调（“你看到那座房子了吗？”60年以后，当他向利特考特家族的一个堂兄介绍福特家族的老宅时，他这样说：“这是我母亲的家。我父亲只不过是偶尔走进这里而已。它属于我的母亲。”）他也厌恶威廉·福特从爱尔兰带来的酗酒的习惯。他很少与父亲和其他家人沟通，而是把自己封闭起来。没有人同他倾心交谈，并鼓励他说出心里话，他由此变得敏感而谨慎。他对一个童年时期的朋友说过：“没必要把你内心的秘密告诉别人。”他几乎从不多说一句，每天晚上，等家人入睡以后，他就独自在他的工作室打发时间，摆弄着那些用玛丽·福特的缝纫器具改造成的修理工具。

母亲去世后不久，有一次，亨利坐着父亲的马车去底特律。路上，他很少说话，突然，那匹马因意外受惊，两条后腿直立起来，因为它看到了一种奇怪的景象——这种景象却让亨利大为惊喜：一台“蒸汽机”在路上缓慢移动。这种器械，在当地的农场并不罕见，人们使用它打谷或者锯木头，但亨利以前见到的，都是那种需要人力搬运的蒸汽发动机以及小型锅炉，它们要用马匹从一个工作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。这次他们见到的蒸汽机，竟然能够借助它自身的力量移动，因为蒸汽机的链子与下面的机车后轮连接在一起。那个工程师把这种奇怪的机器停下来，免得吓着了威廉·福特的马匹。这时，亨利跳下马车，迫不及待地冲到那台机器跟前，向这个和他有着同样爱好的工程师提出了很多问题，工程师也尽可能为他作出解答。亨利后来回忆说，当他和父亲坐上马车继续出发时，脑子里始终无法摆脱见到的情景。回到家里，他尝试复制出那种蒸汽机：他用木头做成了机器的框架，又使用一只5加仑的油罐做成了锅炉。通过这种奇特却很有特色的方式，逐渐减轻了他内心深处一直难以消退的悲伤。他让一台机器占据了自己的思想，以填补母亲的去世在他的人生中留下的空白。

这次实验过后，亨利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农场的活计上。这就像是一次“自我放逐”，他希望借此找到另一个心灵的栖处，“远离”他长久居住过的那个伤心地。威廉·福特经常对孩子们说起“你的母亲要是活着，一定希望你这么做”，来唤起他们对去世的母亲的怀念，并借此让孩子们变得更听话，但是，这一策略对亨利没有起到任何作用。他很难控制和约束他的长子，他哀伤地说：“亨利不